

# 论“真”与“可能世界”

付义, 王福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真”与“可能世界”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 前者表明的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态的符合, 而后者表明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在相对同一的基础上如何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表述出来, 二者相互结合才能使我们适度精确地理解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指和意义所在。

[关键词] 真; 可能世界; 现实世界

[中图分类号] B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82(2004)05-0007-03

“真”是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特别关注的主要概念之一。什么是真? 如何检验真? 我们能否把握真? 如果能把握, 我们又如何把握? 这些与“真”相关的问题都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 也都是常论常新的问题, 之所以会如此, 与我们讨论“真”的相关问题所使用的语词涵义的变化和探讨的角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后半期以来, “真”的问题又与可能世界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可能世界语义学似乎为有关“真”的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基础性的起点。在探讨“真”的相关问题时不可规避的是要先回答“真”是什么这个问题, 而要深入理解“真”的奥义又不能不廓清“可能世界”的面目, 以及“真”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些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两步给予讨论的。

一、“真”是对命题而言的, 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态的符合

事物本身只是与自身同一而已, 而正如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5.5303)中认为的, “说两个事物同一是没有意义的; 而说一个事物与它自身同一, 根本就什么也没说。”<sup>[1]</sup>所以“真”并不是指事物本身, 而是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与人有关系的, 是与人所在的现实世界有联系的。与人所在的现实世界有联系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与人认识相关联, 所以真是我们认识中的“真”, 是人认为的“真”。而人认为的“真”只能通过思维形式来反映和表达, 也就是说“真”要通过概念、命题和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在人的思维中, 并通过这些思维形式的载体——肢体的、或有声的语言, 以及文字等物化的符号来传达。同时, “真”至少是一种逻辑真值判断的表达方式, 然而脱离语境的概念

本身是不表达人的判断的, 在一定的语境中表达人的判断的概念实质上是命题的省略形式, 推理又是由所断定的命题所组成的, 因此, 命题就成了“真”的不得不接受的“真”的载体。然而, 正如奎因(Quine)指出的: “真或假之物是命题, 这将得到普遍的赞同。但若不是因为‘命题’有歧义, 这是不会得到如此普遍赞同的。一些人把‘命题’这个词理解为指符合一定规范句子。另一些人却把它理解为指这样的句子的意义。”<sup>[2]</sup>那么, 到底应该如何准确的理解“真”的涵义呢?

奎因认为, “只有诉诸句子, 我们才能说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句子意义。”<sup>[2]</sup>但我们要看到句子并不是先在于句子意义而存在的, 句子和句子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个句子的意义也许是不符合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的, 但没有任何一个句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即便是文法不通的人写的句子也自有其意义存在。一个句子无可避免地要反映一定的事物, 而事物的任何一部分脱离事物整体后不能独立自存, 会失去在原系统中的显现的功用。但同时, 我们必须看到从整体中脱离出来的部分仍然存在着, 是一个有自身结构和多种属性的存在物。任何一事物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 它必然与一组新的环境因素相联系、相作用, 从而体现出基于这种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一定的属性和新的功用。可以拿形象的事物类比说明, 比如一只人手脱离了人体, 它就失去了制造工具、做饭、绣花、弹琴、开车、打字等等人手在人体上的功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 这只从人体中解析出来的手虽然断开了与人体整体环境的血脉经络等联系, 从而与人体其他结构要素失去了原本的结合方式, 但它仍然作为存在物存在着, 仍然有自己的结构。这种结构包孕

① [收稿日期] 2004-01-10

[作者简介] 付义(1974-), 男, 黑龙江铁力人,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逻辑学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 齐齐哈尔医学院社科部助教。

着它多样的属性和功用,在新的不同的环境要素作用和约束下会体现出新的属性和功用。在移植到断臂上并成活的情况下它会继续手的功用,在医学研究环境中可以它用于教学演示、具有解剖等功用;在原始部落的饥荒环境里它会显现出可被食用的功用等等。虽然这些新的功用不是人手在人体上时所能或所应该体现的功用,但人手即使在人体上也具有这些属性和功用的结构基础,只不过蛰伏在人体的其他要素以及行为规范的约束罢了。这只手的每一组成部分与这只手同样有自己的结构,有自己多样的潜在属性,并基于此而具有了自己在不同环境因素中的不同功用。事物的功用就是该事物整体各部分间相互作用在所处的一定的环境中对于一定主体的外显。同样,一个句子也要依赖于它的语境而显现不同的意义。既然如此,它在不同的语境中“真”、“假”就是可变的,所以一个句子不可能只作为“真”的载体。

既然句子不能成为“真”的载体,那么“真”的载体是什么呢?一些人选择了比句子更具稳定性,不会因语境而改变的命题。关于这一点莱布尼茨很早就意识到了,而且将之作为了他进一步论述真的和假的观念的基础。他说:“由于真或假是只属于命题的,因此当观念被称为真的或假的时,是有某种暗中的命题或断定,或者是一种暗中的假定,认为它们符合于某种事物。”<sup>[3]</sup>从莱布尼茨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真”作为一种有载体的性质的,而且他是同意“真”的符合论的,把“真”作为“命题或断定”符合于某种事物”。不过,我们知道“真”的符合论存在许多困难,比如“真”所符合的“某种事物”或“事实”是什么?“事实”能完全摆脱人的意识吗?判断什么是“事实”难道可以脱离判断者的已有知识和感知能力吗?而克服这种困难的尝试在当代哲学领域中产生了许多许多对“真”的新颖的看法。比如所谓“真理融贯(coherence)论”、“真理(pragmatic)实用论”等理论对“真”的看法。但可能在所有当代哲学对“真”的理解方面最富于对传统批判性的要数所谓的“真理紧缩(deflationary)理论”了,它有多种不同形式,比如“真”的冗余论,“真”的去引号理论,“真”的履行论,“真”的最小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形式本质上大同小异。以奎因所认同的“真”的去引号理论来说,他认为“我们不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一个事实,而可以把‘是一个事实’作为空洞无意义的东西简单地去掉,这样与事实本身联系起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把真归于句子即是把白归于雪;在这个例子中,这就是符合。真的归属恰恰取消了引号。真即去引号。”<sup>[2]</sup>但是,奎因去引号的理论中不是否定了“真”“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是指出这种联系是简化了的,是紧缩了的,是经过去除冗余的,这种“真”的去引号理论和其它“真理紧缩理论”诸形式对“真”的理解都并没有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对“真”的符合论构成否定。

而海德格尔(Heidegger)则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

“真”的本意,他认为“命题的‘真在’(真)必须被理解为在的去蔽”。<sup>[4]</sup>他的根据是“真”在希腊文中写作  $\alpha\lambda\eta\lambda\alpha$ ,其词源学含义是除去蔽障或去掉遮蔽,“真”的本意是此在(Dasein)的开封或去蔽,也就是此在向其可能性的开敞。这样“真”就是先于语言和判断,在去蔽前就在的,它是此在的基本构成和此在的方式,只有当此在已经显现出自身之后,才可能去比较理解于事物之间的一致与否,才有符合论的“真”所遇到的问题。

由上可见,“真”不是作为事物自身与自身的关系,也不是命题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而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某种事物的符合,关键的问题是“真”符合的是什么?而作为一种关系无疑是人所在的现实世界中的一种关系,一种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态。“真”是对命题而言的,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态的符合。

二、“真”所符合的现实世界的事态是“可能世界”的前提,而“可能世界”为我们理解“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合适的工具

施泰格缪勒(Stegmüller)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世界是否本来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并认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存在着必然的事态,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所涉及的就是偶然的或非必然的真理。”<sup>[5]</sup>从逻辑的角度看,我们应该给以否定的回答,而模态逻辑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模态逻辑可以看作古典逻辑增加一个模态算子得到的逻辑,而“可能世界”概念引入模态逻辑就是用来解释这个模态算子“必然”的。由此可见,“可能世界”概念在模态逻辑语义学中是一个起着基础性作用的概念。“可能世界”思想最初是莱布尼茨提出的。他认为“必须在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和一种假设的必然性之间作出区别。”而这种“绝对的必然性”即“逻辑的、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是“上帝受最高理性所使,在许多事物的序列或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在其中那些自由的造物,虽然不是没有他的协助,却将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决定。”<sup>[6]</sup>他用“可能的世界”解释“必然”对后人大有启发。现在通常用可能世界语义学解释一个命题的模态性质,认为“命题 $\alpha$ 在可能世界 $w$ 中是必然的( $\alpha$ 在 $w$ 里是真的),当且仅当,在对 $w$ 来说的任意可能世界 $w'$ 里, $\alpha$ 都是真的。”<sup>[7]</sup>但是,对于什么是“可能世界”却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可能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语言和思维的现实存在,刘易斯(D. Lewis)等人持此种观点。由这种“可能世界”的实在性,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根据什么标准判别不同的“可能世界”中的某一个体是否同一的问题,即“跨界同一性”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可能世界”不具有“现实世界”一样的现实存在性,而是概念式的抽象实体,是处理命题逻辑真值关系的一种技术手段,克里普克(P. Kripke)等人持此观点。由此种观点出发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一般否认“跨界同一性”问题的合理性,认为该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可能世界”是以“现实世界”为前提的假设,是“现实世界”中事物在时空中展开在一定时刻的人为截至,并对截至后事态产生的假设。这种假设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并以现实世界为前提的。事物自身的绝对同一在现实的时空中展开,成为其存在的、本身相对同一的序列,这个序列在时空中的任何一点都不与另一点具有绝对同一性,任何一点与另外一点始终是两个不同的点,虽然这两个点上事物自身都有其绝对同一性。但这样的两个点又通过该事物在时空中的不断解析和融构而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适度精确地把握的点。如同我们看书一般不用显微镜或望远镜一样,我们对待事物的绝对同一在时空中展开而形成的、不断解析和融构着的相对同一序列也要适度精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在这种相对同一性基础上设想的“可能世界”当作实在的事态。

“真”所符合的事态只能是现实世界中的事态,人们正是根据这种可能的事态来考虑可能的情况的。克里普克反对“可能的世界”概念的误用,反对“把可能的世界看成遥远的行星,看成在另一个空间里存在的、与我们周围的景物相似的东西,或者由此引出所谓‘超世界的同一性’的荒谬问题来”<sup>[8]</sup>是有深刻的事物同一性作为稳固的逻辑根基的。现实世界是事物在时空中展开形成的事物存在序列本身的世界,除去现实世界的事物绝对同一的时空序列,任何假想的其他世界至少不具有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存在性。“可能世界”只能是现实事物在绝对同一展开序列截至一定时刻,并在该时刻对该事物该时刻之后“同一”序列所处的解析和融构着的环境或时空条件给予预测的情况下,对该事物“同一”序列在该时刻之后将呈现的事态的假设。这种假设对一事物而言,或者依据其在时空中展开的序列所截至的时刻不同,或者依据对该事物“同一”序列在该时刻后所处的时空状况的不同预测,或者由于预测主体的思维结构和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事态。据此,可以作出的假设是多样的,也就是说,“可能世界”是多样的,只要设想出来的“可能世界”内部无矛盾就可以。但是,无论这种假设性的“可能世界”如何多样,它也始终摆脱不了非实在的性质。

“可能世界”在表述“必然”这一模态算子过程中,有

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前面已经说过,现在通常认为命题 $\alpha$ 在“可能世界” $w$ 中是必然的,相当于说对“可能世界” $w$ 来说的任意“可能世界” $w'$ 里, $\alpha$ 都是“真”的。在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中,“可能世界”都与一定的“真”联系在一起,没有“真”作为前提,“可能世界”是无从表述和不可思议的。而反过来,我们也会看到,对“真”这种命题的属性是在一定的事态中来阐述的,是相当于现实世界及其可及或说可通达的“可能世界”来说的,这样“可能世界”又成为理解和把握“真”的条件。由此可见,“真”与“可能世界”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前者表明的是命题与命题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事态的符合,而后者表明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在相对同一的基础上如何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表述出来。这样一种关系似乎给人以循环论证式的迷惑,但实质上这不是兜圈子式地做无用功,而是告诉我们理解和把握“真”和“可能世界”概念及其所指和意义都不能脱离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统一的,联系整体所处的结构条件和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才能形成对其中任何一环的适度精确的理解和把握。

#### [参 考 文 献]

- [1][奥]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德英对照影印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38- 139.
- [2][美]奎因. 真之追求[M]. 王路,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68.
- [3][德]莱布尼茨. 人类理智新论(上册)[M]. 陈修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84.
- [4] M·Heidegger. Being and time[M]. Translated by J·Macquarrie & E·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1962. 261.
- [5][德]施本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下卷)[M]. 王炳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79.
- [6] 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与拉克论战书信集[M]. 陈修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54.
- [7] 周北海. 模态逻辑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08.
- [8][美]索尔·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M]. 梅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15.

## On Truth and Possible World

FU Yi, WANG Fu-m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ach of truth or possible world is a prerequisite of the other. The former indicates that the accordant relation between propositions and the realistic world that out of propositions, and the latter indicates how the situation of realistic world expressed in the realistic world. We must understand the two conceptions by way of the accordance, and then, point the meaning of truth and possible world.

**Key words:** truth; possible world ; realistic world

[责任编辑: 陈如松]